

# 那时， 我总爱仰着头

张遥砧——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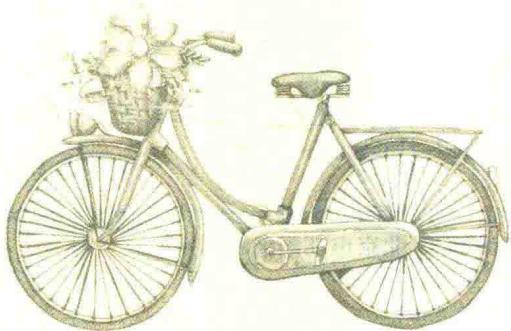


- 看云，云里有个你
- 看水，水里有个你
- 看人，总有个像你
  
- 那时，我总爱仰着头
- 欣赏，绚丽的火烧云
- 品味，槐花的香甜
- 遥看，绽放的星斗
- 畅想，诗意的欢笑



那时，  
我总爱仰着头

张遥砧  
——著



金城出版社

GOLD WALL PRESS

·北京·

Copyright © 2019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，未经合法许可，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那时，我总爱仰着头 / 张遥砧著. —北京 : 金城出版社,  
2019.5

ISBN 978-7-5155-1646-2

I. ①那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8141 号

### 那时，我总爱仰着头

---

作 者 张遥砧  
责任编辑 丁洪涛  
开 本 70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  
印 张 15.75  
字 数 110 千字  
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 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646-2  
定 价 38.00 元

---

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

邮编：100102
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 64210080
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[jinchengchuban@163.com](mailto:jinchengchuban@163.com)

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(电话) 18911105819

# 写作遐想

朋友，你是否想过，在岁月的风吹霜染里，我们是不是都忘记了一种笑，一种什么都不用去想的大笑。仿佛这种笑已是烧过的灯油，为亮着，领着小伙伴去偷挖山芋，掰棒黍，喜冲冲地吃着，到后来才知那地是自己家的，那样回不去的傻乎乎的童年。想到这样的童年，我便想写点什么。

可是有时觉得有两个我，另一个趁夜里在另外处过着异样的生活，“他”总在我快乐时，去往我儿时追逐的地方，把我安置在能摸虾捉鱼的小溪边，让我去数夜星，听草里的虫声，看烧枯草的孩子要起火把，将我的初恋女孩找来，要她羞答答地望着我，嚷着跟我结伴回家，看上着洋油灯的母亲在纳着鞋底……可不久，“他”抛下了我，在那地上，插满了红纸伞，横竖着烧黑的棺木，新老子哭成一团，我喊“爸，妈”，可什么都没有回应。于是我跑，最后，跑到了悬崖边，齐平的四下皆是雾。我掉了下去，只是没死。

这点梦惊醒过来时，日出的光已透过窗落在床下，我便仍要隐约感受嗅着小马灯的墨烟，把悲命咽下，欢快地好去见“他”。所以，我想

写一写过往获得活着的力量。但我知道复原某个时代，那是遐想，自命造物者显然不行。童年里有一道风景，挂有大夕阳的碧蓝天空，偶会在孩子放学时，划过两条白线。孩子们拿下额头勒着的布包带子，想那两根线头会碰在一起，掉下两个叫喷雾式飞机的东西来。但结果，那两个亮光擦身而过，飞来一群人字雁。单单这个，恐怕印象已渐模糊，更想不出这是小孩子时自己的念头。

什么都抵不过岁月。

有时想，社会即便不公，但它的产生在历史长河里是进步的，只是现下埋没了些人性，及对生命该有的尊崇。于是想象有一天，会把贫富、阶级、歧视、漠然、激进等代表的“社会”打破。因在生命面前，一切都那么脆弱。可有时又怕这想象成真，因整天怀揣着对死的恐慌，即便尊重了生命，也是一件极抑郁的事。当然，这是臆想。自己的命运之竹筏都断结遇石，谈这些难免让旁人笑话。但，毕竟不是童年了。再被笑话，绝不让人刮鼻子。

面对这当下的社会，世事总需人去直刺它，也必有一些人去惋惜、回顾与憧憬它。除此以外，我还想到那些为命运所抛弃，却为了活下去而挣扎、坚韧的人，他们有的活在过往的岁月里，有的仍在这人世间过活，我想写一写他们，想赞美他们！

2019年4月

那时，我总爱仰着头

★ /2/

# 目 录

第一辑

## 逝去的风景

那时，水无关光阴，清清的，潺潺的；大雁也无关归宿，自在，嘹亮；人呢，无关生死，成败！

我想，或许，在生活不断的挫磨里，你，我，我们，都忘却了一些东西，好的，不好的，或许是来时的路，或许是曾要去的地方！

我所念到的另一处小学堂 /002	春 痕 /036
儿时的夜雨 /007	谈“忘却” /038
儿时的庙会 /009	回乡的异乡人 /041
夏天的几种虫草以及俗语 /012	三株树的闲话 /045
说一点讲究 /015	一把椅子 /048
母亲一年做的“大事” /018	踩落叶 /048
奶奶的老屋 /020	问 话 /049
冬夜之思 /023	
逝去的风景 /026	
那时，我总爱仰着头 /030	
那 时 /034	

第二辑

## 生命中的“依靠”

当父亲的身影从我的眼里不见，进了暮色里之后，一个念想突然从我心头生起：一个儿子从他出生开始，他就永生地亏欠他的父亲。并且，这笔亏欠，是这个儿子永生无法偿尽的债！

秋思 /052	依靠 /080
一只小瓦罐 /054	母亲 /082
慢慢走 /056	父亲，您是一道谜 /085
星空下的眼泪 /059	乡愁 /086
一条草路 /062	孩子与母亲 /086
写给女儿的日记 /064	
上坟 /069	
亏欠 /073	
牵手 /077	

那时，我总爱仰着头

## 结伴而行的青春

人生是易老的，不知道在我们老的时候，是否还能像如今这般从容与彼此珍惜呢？

或许人生就是这般，不到老的时候，永不知道人生路是否走的对错，可一旦你老了，你人生路的对错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！

我的初恋 /090	苦 恼 /109
红 绳 /093	写那些“不用说话” /109
爱 /095	心 绪 /110
贾宝玉的小心思 /096	匆 匆 /110
“寒塘渡鹤影”影射谁? /097	风 /111
闲话之情书 /101	领 悟 /111
看 /107	盼 望 /111
一个缘故 /107	回 声 /112
误 会 /107	爱 念 /112
就 这 样 /108	
望 /108	
她 的 黑 裙 子 /108	

第四辑

## 乡愁里的人

顺着他的眼，我也望了一眼天空，天空中飞过一只鸟，我忽然想：人与鸟相比，最可悲的地方是，鸟儿长大了，天空是它的家，而人长大了，天空成了他遥不可及的地方。

小学旧事 /114	大槐树下的草房子 /151
记忆里的一个女人 /120	去看看冬天 /153
小 河 /124	她们会活着好好的 /155
夕 阳 /127	擦 肩 /158
奶奶的小菜园 /133	秋 风 /158
河东的两个故人 /139	
老 家 /143	
去瞧瞧夕阳 /147	
那一束狗尾巴草 /149	

那时，我总爱仰着头

## 活着的姿态

其实，我要的生活很简单，能惬意一点便好。就如小时候，惬意得可以听到那些被我时常怀念着的声响：

春天，密密的芦苇荡里那细细的哗啦声；  
 夏雨过后，包裹着屋子的“四面蛙歌”；  
 秋天，头顶落下的阵阵雁鸣；  
 冬夜初晴，一排脚印，便知那一下一下踩雪的吱吱声。

墙头草 /160	旧日的话 /191
一点寂寞里的话 /162	不求甚解 /194
过片刻闲适 /165	我只是，想惬意一点 /201
摘来沽酒君肯否？ /167	她的雨与伞 /203
“水笑”引来的感想 /170	秋天的惦念 /206
岁 月 /173	秋天的绽放 /210
家乡的丧事 /174	木香花 /212
阴天里的話 /183	如果我有一束画笔 /215
阴雨天的感想 /185	包裹的重量 /217
我若有了孩子 /187	你想过没有？ /219
莫名的思绪 /189	

第六辑

# 别人的故事，我的诗

不管你穿的衣服是如何的艳丽！  
你的影子，  
总是只有一种颜色！

一篇记未完的事	/222	寂 窠	/233
那朋友嘴里的旧事	/225	我的可悲	/234
石方山庙	/228	夜 思	/234
脚 下	/231	人的可悲	/234
情 敌	/231	花 语	/235
月亏到极小时	/231	春	/235
露 水	/232	问 月	/236
虾 子	/232	本以为	/236
河 水	/233	忧 愁	/236
你舍弃了什么？	/233		
后 记	/237		

那时，我总爱仰着头

6 /

# 逝去的风景

那时，水无关光阴，清清的，潺潺的；大雁也无关归宿，自在，嘹亮；人呢，无关生死，成败！

我想，或许，在生活不断的挫磨里，你，我，我们，都忘却了一些东西，好的，不好的，或许是来时的路，或许是曾要去的地方！



## ■ 我所念到的另一处小学堂

秋深了，困苦、急迫、忧郁仿佛皆来了，时刻提醒着关于那些亲人生命的所剩无几。可世事的挫磨终要人明白，做一番事是如此的难。落泪罢？无奈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却微微地傻笑，觉得自己落入宿命的境地里。

有时老想，家里的小河此时该飘起芦苇了。是否仍会有孩子把石子扔过河对岸比远呢？是否还会有老婆子在枯草里的石头上歇脚呢？但我很庆幸，因岁月过去了，自己仍怀有一颗孩子的心灵，而那些旧年里的小伙伴早被磨去了孩子时的光芒，变得在世俗里计较得失面子，为社会这根线牵着过活。仿佛人离开了小学堂，投入社会去，便有了身份之别，不再能骑滚在一处。我尝到了岁月的变迁，及人的冷淡。

但我要事先说明，到十五六岁时，自己才打量人世这玩意的。儿时实在懵懂得可怜。这点不聪慧，总让母亲忧伤，使父亲想要用一根竹竿来调教。自己被打的日子不少，但哭过泪干了，自己还是欢喜举着扫帚捂蜻蜓，掐槐树上的白花来吃。可也因如此，小学堂便有了些坏处。自

己许多胆小的念头皆从那里萌生得来。倘若傍晚玩过了头，第二天定会因背不出书来而罚站，有时会在学堂屋外的花坛上写字，有时会被喊到墙根面着壁，站到老先生听到钟响生嫌走开才罢。至于用竹板、荆条掌脸打手更是常让自己怕的。但书实是背不出，每天只有在忧虑里度过。于是，小学堂那口小钟常让自己惦记。自己也想到了法子，从家里摸了块小表戴在手上，算着那敲钟绳被人握在手里的钟点，一旦当当声响起，自己便拽起布包，定要争个头名冲出学堂。

出了门，算了名次还不坏，便在旱沟林子里慢慢地晃荡，产生一点痴痴的幻想。大雁为何要排成“人”字南飞？火烧云是谁在那放的火，是西边哪家草堆着了，燎上去的么？第一颗出的亮星子叫什么名字？藏在旱沟小洞里的小瓜是否被人发现了？倘若遇到栗子树，便选趁手的树枝朝那树上扔，落不下栗子却被人看见，那是自己的运气不好，需撒开小腿跑。有时会站在挑水浇棉花的落脚处揪牵牛花，看小河里的白绵羊，瞧河对岸的放牛羊的老头，拾落单的鸭子下的蛋，玩得饿了，啃山芋，烧棒头，剜草根甜舌头，也是自然的。

有时呢，也会碰见人家死了人。因儿时对白丧事的恐慌，自己自然要避开棚里的吹鼓班子，但又不由自主瞧那些班子里女人的模样，揣摩她们的哭腔，及被男子花上少许钱便会躺到床上打滚的另一种职业，皆使自己从幼小心里产生唢呐声的悲冷。

自己下了学堂不急着回家，长久下去，便在追闹里记着黄昏的美好，及夜的孤独寂寞。但有时天晚难免会落些雨，自己便坐在窗户下，望着罩灯肚子里的棉芯，猜外面雨的声响是落在何处上发出的，得些书外易懂的幻想。

倘若运气不坏，天公作美，在黄昏里，自己便会在一处站定，或给偷熟的小伙伴当看哨得些好处，或帮死去的小雀做墓穴。有时会猜编柴

席的人用怎样的玩意在手指间拉开枯柴，在祖母家前撸起裤脚站缸里踩大蒜，瞧外地卖艺戏班里的小丫头是如何用泪扳膀子玩把戏的，好奇卖豆腐那汉子幼年养成的歪头……现在说来，学堂外给我的记忆实在太深了，那仿佛是另一处学堂，让我学到除孩子该有的欢愉外，也存下了以后关于人世认识的一颗萌芽。

可是，在这另一处学堂里，自己虽自由了些，但养成的胆小仍不被磨去。自己被欺负了，除用沉默外，便是用哭来吓唬人了。于是，那些野性的皆要在没栏杆的土桥边吓我，也会将我骗到河边替他们看衣服。在无聊掐草的闲坐里，自己被引下了河，欢笑地抓着草根在岸边拍水。可一旦瞧到河对岸有上眼的东西，他们便会丢下我，将衣服撑在手上浮过河去，我还未曾有在河里不沉的本领，只有上岸抱起衣服，光着身子独自绕桥跑过去。这些野性的孩子是常逃学的。我是从未逃过学，但自己明白围墙根的一摞砖块是何人从砖地里搬过去的，便自然知道他们逃学听到读书声时的阵阵揪心，了解他们躺到看瓜篷子里枕着布包睡盹觉，及其那些旱沟小河林子给他们带来的欢愉。即便总有几个为此送了小命。

有时因大多数伙伴是把命送给了河里，学堂便让一些好事人监督。孩子再下河被告，难免要受些竹板打。倘若这好事人不是小丫头，黄昏的墙根定会有两个孩子厮打，这两个孩子还不至于用砖头打出血来，但会滚上满身的泥，把对方骑在身上，让他告饶。自然那下河孩子第二天又是免不了尝竹板那滋味的。这些只怪那时，孩子最常把心交付的还是小河。偶尔捡晒干的河蚌壳在临河废屋后的台阶上用手指粘玩，若在河垄上碰见一个痴呆的女人，有些野性的小伙伴便从她身后喊，让她追。这个女人脾气坏，会用砖头把一个伙伴的后脑勺砸出血来。而从那女人手里跑掉的，便在倾欲黄昏的时候，在急迫里等着“散梁”。风俗里，

那时，我总爱仰着头

1004 /

盖屋上梁，多要到日落西山时，在未上瓦的椽上顺上几条响鞭，忙事人站在屋上抓笆斗撒糖果及蘸了红点的馒头，看着被屋子上的人扬下来的糖果和馒头，小孩子争着抢着，欢快极了。

儿时白日里便在这些玩闹的念想里度过，到夜里望着窗外的星子，躺在母亲的怀里自然会做些梦。有些梦古怪，有些梦却是涉及父母不在及生命无奈的。醒来眼总是湿湿的。便如旧年很多霜草秃枝的时候，一些老头会合伙来这，用过年做的大糖来同人掷色子换钱。在那落点小雪的日子里，我见到了这些老头是如何被年轻人打败苦恼地回去的。我明白，不多久，家里的破木门会让这类白发苍苍的老头敲响，或拉上二胡，卖灶王门神的画像，唱一点忧伤的歌，或将肩上的旧布袋放在门槛上，捧着破碗哀求要饭。我仍记得母亲这个怀揣着悲悯对待一切的人，叫石磨高的我接过破碗，从笆斗里挖上麦子、棒黍或拿刚烙的饼给那老头。那时地上的霜给我的印象太深了。

除这些记忆外，给我教育最深的要数儿时夜里的雪了。在黑夜里，一个人听不到一丝声响，忽地脸上尝到雪的凉意。这欢愉，只有自己才可会意的。有时睡在床上，从父亲口里得知屋外落了雪，自己会胆怯地叫喊，感到这份夜带来的美好与宁静。待到清晨，雪息了，闲里的自己坐在向阳墙根的小凳子上，因这雪更加寂寞起来。听，从屋檐“冻溜溜”落下的水滴，如几个旧人时而慢慢，时而急促走来的脚步声，让自己多了盹意。这层闲里的寂寞，夜里太凉，连砸裂的河也结上了冰，使自己难以享受。但若要数触动孩子时的自己产生忧伤的景致，除了黄昏里的囱烟，除了满天星的夜、秋叶的碎声、正月里清晨西边的大红月亮，那便要挨到这月里瓦上的残雪了。只是，这些不是自己常存有的。对于孩子时的自己，最好是在石磨上滚个小雪球，借火的光亮，把小鞭插在其中点炸，或伸长小舌头尝那落雪。有时因生

了小病，从小医院回来，便在母亲的背上，因夜的寂静，听那吱吱的踩雪声，觉得生的温暖。

儿时的自己便在这另一处学堂里好奇、感受、学习、成长，渐渐明白了生命应是用何种方式度过，应怀揣着怎样的情感去面对人世，让我养出了不被社会安排所牵的性格，也给了疲惫心灵休息的处所，添了一丝安慰。

那时，我总爱仰着头

※ /006/